



金字塔

神化王陵的谜与典

*Pyramid:
The Mystery and Allusion
of The Deified Monarchal Tomb*

任刚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探索古文明

金字塔：神化王陵的谜与典

Pyramid:

The Mystery and Allusion
of
The Deified Monarchal Tomb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字塔：神化王陵的谜与典 / 任刚著.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2
(探索古文明丛书)

ISBN 7-5012-2158-8

I . 金… II . 任… III . 金字塔—简介 IV . K94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3141 号



金字塔：神化王陵的谜与典

Jinzita:Shenhua Wangling de Mi yu 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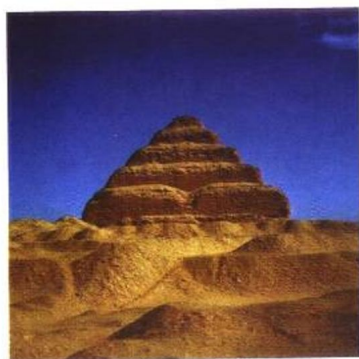
丛书策划	袁路明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田 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东城干面胡同 51 号 (010)65265928
邮政编码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9 × 1194 1/32 7 印张 12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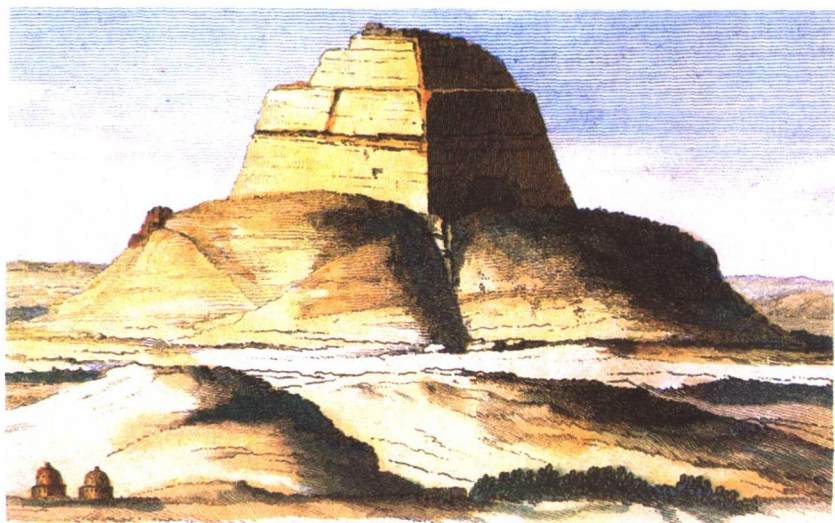


目 录

- 第一章 重新发现金字塔世界 /5
- 第二章 金字塔时代 /37
- 第三章 金字塔的谜中之谜 /77
- 第四章 世界第一大奇迹——胡夫金字塔 /97
- 第五章 太阳船 /153
- 第六章 斯芬克司及其他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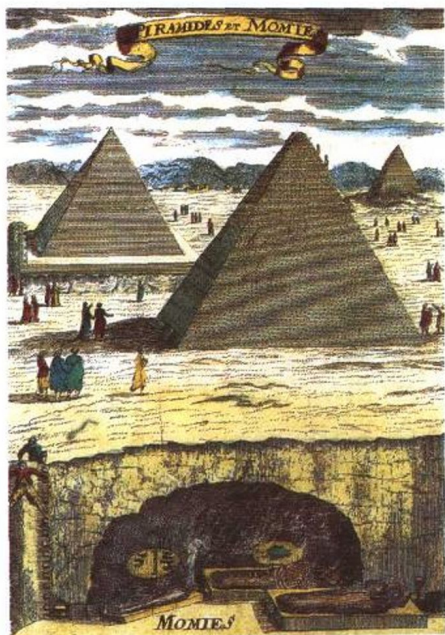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重新发现金字塔世界



1、辉煌文明的失落

古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知的最早和最辉煌的文明。当欧洲大陆上的部落还在原始社会边沿徘徊的时候，当中国还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时候，在非洲东北角的尼罗河下游，就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文明。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第一王朝就建立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30年中的3000多年里，古埃及文明都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从那时起，巨大宏伟的金字塔就已经矗立在尼罗河两岸，俯视着整个世界。当古埃及文明的夕阳即将落下的时候，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才刚刚扫荡群雄，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直到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很久很久，古希腊的学者们还在扼腕叹息着探究埃及的衰落；古罗马的统治者还对埃及的方尖碑感到震惊，并且把它们运到罗马的广场上安放。正像美国的埃及学家莱昂内尔·卡森说的那样：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于诺索斯建造宫殿之前的1000年，在以色列人追随摩西摆脱奴隶身份之前的几百年，埃及已经是一个大国。当意大利半岛的部落民族还在台伯河畔结草为庐的时候，埃及已经繁荣昌盛了。2000年前的希腊罗马人看埃及，就已经有点像现在人凭吊希腊和罗马的废墟了。



18世纪一本描写金字塔图书的封面

就这样一个文明，好像应该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的痕迹，世世代代为人们所传颂，但是结果却是相反的：直到近几个世纪，当探险家们打开那些被沙漠遮掩的金字塔和帝王谷的坟墓时，人们才有机会再一次“发现”古埃及文明。但是这个金字塔文明由于“失忆”过久，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令我们惊叹的奇迹，却很少给我们解释，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疑团困惑着我们。令我们感慨万千的正是这样：一个曾经辉煌了几千年的文明，现在却要靠后人的推测来想像当年的风光。

导致埃及文明一度默默无闻的原因有很多。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成分。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相信历史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一个文明、事件、人物的评价等等，往往不在当时，而是取决于后人的发挥或者是破坏。

公元前47年，凯撒的大军攻入亚历山大城，纵火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70万卷的图书毁于一旦，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埃及的书籍，包括埃及祭司马内松所写的30卷《埃及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只是这部书的一些断章残篇，但只是这一点点的内容，已经令我们很震惊了。今天我们把古埃及历史分为30个王朝，就是借鉴马内松的分期方法；公元330年，罗马帝国皇

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有一幅壁画表现了埃及金字塔。这些属于古埃及法老的财产被基督教的圣经传统所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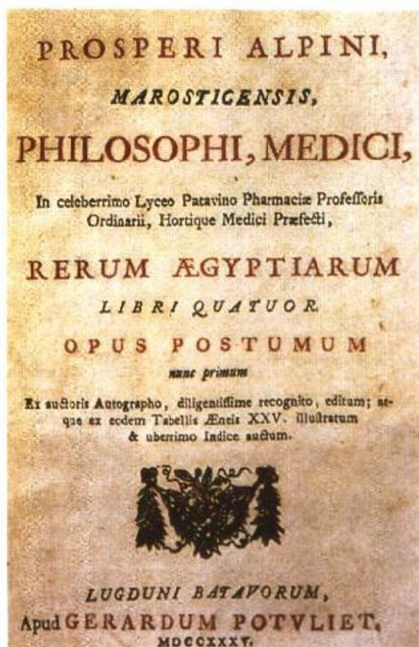


帝君士坦丁，将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作为永久的首都，基督教逐渐成为帝国内势力最大的宗教；到了公元391年，迪奥多西一世皇帝颁布法令，关闭帝国内的所有异教神庙，信奉埃及诸神的祭司们如鸟兽散，一批接着一批消失了。这些埃及祭司不但负责日常的祭祀，还要教授古埃及的语言和文字（象形文字），他们的消失，使得埃及的文字传承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到了公元5世纪中叶，关于古埃及的一切文献，包括碑铭、纸莎草纸上的文献；包括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的文献，没有人再读得懂。除了偶尔有

一些古代的旅行者和探险家，会留下一些文字和感叹，古埃及文明已经在人们心中死了。

再往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势力范围退缩出埃及，阿拉伯人逐渐控制了这一地区，只有少数欧洲人断断续续地进入埃及，比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驻埃及的总领事马耶，在他的著作里，埃及大金字塔的剖面图虽然高度略微夸张，但是还是比较准确的。开罗耶稣会传教团团长西卡尔18世纪前期，跑遍了埃及，画出了一张完整的埃及地图，并且对金字塔进行了记载。

这些探险都是很激动人心的发现，但是即使如此，埃及文明仍像那些庞大的金字塔一样，无从说起自己的身世。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是根据马耶的回忆录写成的著作，标题叫做《埃及纪行：关于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它的古代文物、风俗习惯、居民的宗教、政府和商业、动物、树木、花草等主题之新奇评述》。这本书第一次把埃及的风貌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图为该书的封面

2、拿破仑站在埃及的土地上，40个世纪的文明从金字塔上俯视着他的军队

埃及的重新发现是从拿破仑和维万·德农开始的。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皇帝和将军；一个是贵族的艺术家，在性格上毫无共同之处，两个人的两支笔，一支是用来写各种命令、诏书和法典；另一支却写出一些轻松、放荡甚至淫秽的小说并画出许多至今看来属于非常黄色的素描。然而他们却结伴一起走过一段传奇之路，并且彼此熟识。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率领328艘战船，3.8万人的军队从土伦出海，目标埃及。7月2日法军踏上了埃及的土地。7月21日，法国人看到了开罗，看到了这座“天方夜谭”式的城市。在她的周围，67座金字塔排列在“骄阳的操场”上。它们都是帝王的巨大陵寝，单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了230万块石头建成。这里还卧着最大的狮身人面像，它头上的鬃毛已经磨平，眼睛和鼻子也变成了黑洞，这是土耳其人用它的头作炮靶演习射击的结果。然而它毕竟已经卧了几千年并且要永世待在那里。它的身躯是硕大无朋的：当年一心想做国王的图特摩斯在它的两爪之间竖了一块大石碑。这些屹立在荒漠中的巨大、枯寂而冰冷的石头建筑把它们的轮廓衬映在莫卡塔姆山的紫灰色的山坡前。这些金字塔是几何的化石，它们永远是沉默的，它们代表着远在没有伊斯兰教以前就早已死去的世界。虽然经过几千年的风化，表面已经剥落，但它们仍然

拿破仑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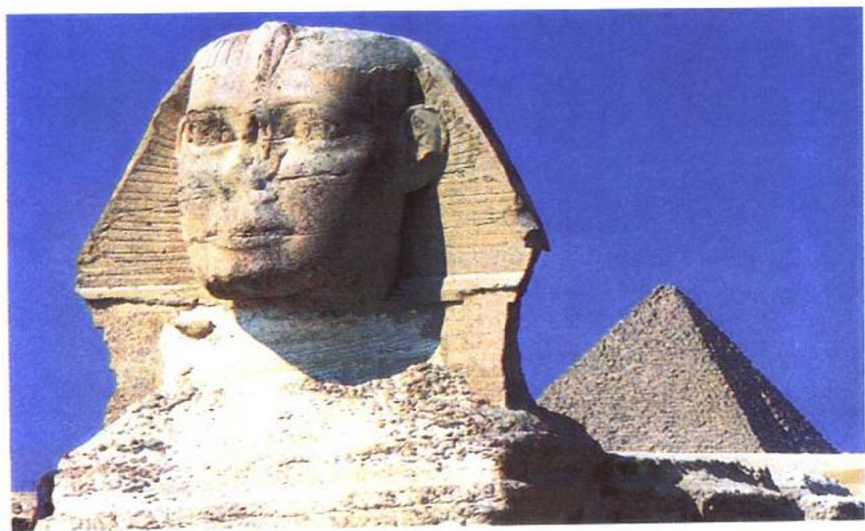
像战士一样守候在沙漠之中，全然不顾已经流失的4000年岁月。

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被惊呆了，情不自禁地停下来，把武器放在地上。拿破仑激动地向士兵们高喊：“士兵们，4000年的历史从这金字塔上面俯瞰着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对这伟大的古代建筑肃然起敬。

一年后法国战败，拿破仑丢下自己的军队，逃离了法老的祖国。

从军事上讲，拿破仑的这次远征是错误的，但随着这次远征开始的考察埃及古代史的活动，却一直继续到今天。因为在法国远征军的队伍里，除了手持武器的士兵外，还包括了1个数学家、3个天文学家、17个土木工程师、13个博物学家和矿山工程师、4个建筑师、8个画家、10个作家、22个带有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等字盘的印刷工，甚至还

斯芬克司与哈夫拉金字塔



有1位钢琴师。士兵和海员们把这些人叫做“驴子”。

这些学者们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图书馆，包括在法国能够找到的每一本讲尼罗河流域的书，还有成打的装满科学仪器和测量工具的柳条筐。拿破仑远征军的这种阵容，预示着古埃及文明复活机遇的到来。在这些学者们中间，有一位日后对埃及古文明的重新发现起到重要作用的人，他就是维旺·德农。



维旺·德农

维旺·德农，传闻是路易十五最宠爱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宠臣之一；而且还在法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当过使馆秘书，很得叶卡捷琳娜女皇的青睐。但是一切的荣誉和奢华，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结束，维旺·德农的财产被没收，变得穷愁潦倒。但他很快就东山再起，结识了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成为拿破仑远征军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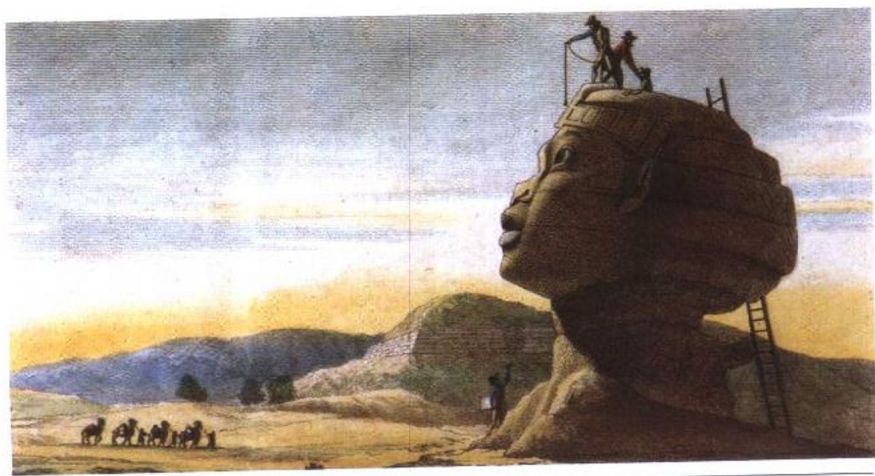
德农在军中隶属德赛将军的部队。这时德农51岁。但他不仅受到将军的厚遇，且在队伍中也深得人心。他对恶劣的气候毫不在意，每天黎明他就走出帐篷作画，无论行军、宿营都坚持不懈，饿了就简单地吃些东西。身边也经常放着素描本。

有一次他刚听到报警的号角，战斗已经在他的身边打响了。德农看到战士们向敌军开火还击，就挥动画本鼓舞士气，这时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画面，竟不顾飞射的子弹开始作画了。后来他看

到了象形文字。德农对象形文字一无所知，法国军中也无人可以请教。他不管这些，独自画下自己看到的一切。他虽然不懂，却凭着敏锐的观察力立刻看出象形文字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发现象形文字有的是阴文有的是阳文。他在撒卡拉画下了阶梯金字塔。在丹德拉画下古埃及后期金字塔的残骸，在古埃及第十一王朝的首都底比斯的废墟里东奔西走，在哈夫拉金字塔前描绘了著名的斯芬克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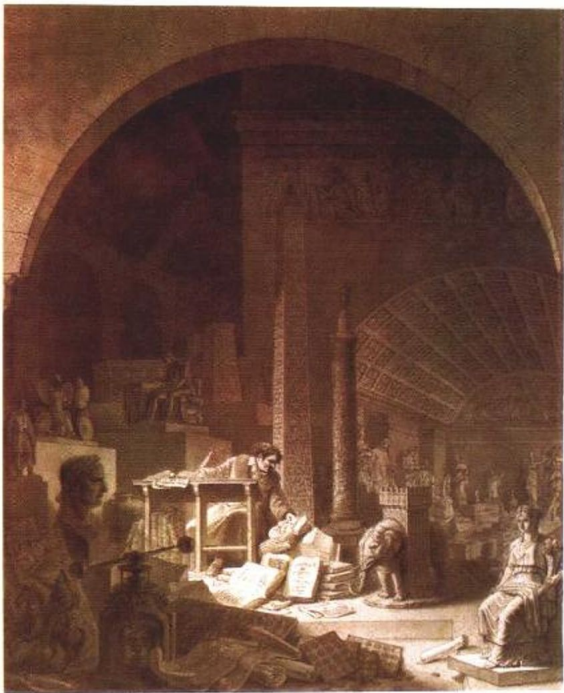
德农的画稿为考古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第一本关于埃及考古的名著《埃及纪行》就是根据这些画稿写出的一部系统化的科学著作。这也奠定了他在埃及学上的地位。回到法国之后，拿破仑任命他为博物馆总馆长，建立了拿破仑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卢浮宫。可以这么说拿破仑用刺刀征服了埃及，但他的占领期只有短短的一年，德农却是用画笔征服了这个法老的祖国，并且永远占领了它。他凭着那训练有素的目光和双手，把一个活生生的

这幅德农的画显示：跟随拿破仑远征军的科学家们正在测量斯芬克司像。他们是最先运用精确的科学手段来测量和描绘古埃及这些纪念性建筑的。他们经过大量艰苦工作得到的研究成果，最后记载在日后出版的《埃及纪行》中。该书包括9卷文字和11卷插图，为埃及学奠定德国的基础



古埃及展示在现代世界的
的面前。

在德农忙着作画的时候,随拿破仑出征的其他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也在纷纷测量、清点、调查和搜集他们在埃及地面上找到的东西。之所以只在地面上找寻,是因为到处都是丰富的资料,举目可见,也就没有人想去挖掘了。拿破仑的文人们带回去的除许多石膏模型、各类备忘录、抄件、素描和动物、植物、矿物标本



维旺·德农与卢浮宫

外,还有几口石棺和27块石雕,其中多数是雕像的碎块,还有一块磨光的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面刻有3种不同形式的文字。这块沉重的石板就是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它将是揭开埃及之谜的钥匙。

3、商博良破解了几千年的罗塞塔石碑之谜,辉煌的金字塔帝国被重新发现了

自文字被发明之日起,古埃及人便不把文字看成是普通的记述和交流工具,而是把它神圣化。在埃及社会里,文字是秩序和权力的体现,谁掌握了它也就掌握了统治的关键。在古埃及人的眼中,只有把某件事情用雕刻或者文字的形式出现,才真正

具有价值，才算真正存在，同样，毁灭了记载某人或者某件事情的文字，也就毁灭了事物本身，文字本身便具有某种力量。这种行为也许同更原始的巫术信仰有关。



修建大金字塔

等大型建筑，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如何安排，工程如何规划，都要由书吏详细登记、编排，有的学者甚至说，是书吏的笔、监督者的鞭和工程师的创造性造就了金字塔，可见文字在古埃及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中的重要地位。读懂这些记载古埃及文明的文字，就可以揭开古埃及文明的许多秘密，但是这种文字已经失传了2000多年了，还可以读懂吗？

金字塔铭文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也是最神秘的魔法和宗教铭文之一

1799年8月，拿破仑远征军的一个叫布夏尔的军官指挥士兵在罗塞塔西北约四五英里处的朱利安要塞的废墟中挖掘工事。一名不知姓名的士兵挖出了一块石碑。估计这个士兵大约具有一定的文化，或者至少有些常识，所以能看出这块碑是一件稀罕的东西。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愚昧而又迷信的人，当他看到碑上石刻的一堆符号时以为是符咒，就大惊小怪起来，结果引起了布夏尔的关注，布夏尔亲自将这块碑运到了开罗。

罗塞塔碑的正面镌刻着3段文字，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阿拉伯草书，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的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托勒密·埃庇范努斯功绩的。前面的两段文字，很可能就是下面希腊文的翻译，象形文字之谜有了线索。

但是1801年，法国在埃及的军队战败投降，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被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好在法国人制作了一些复本和压膜，其中一个叫做商博良的法国上尉将一份复本给了他的12岁的表弟，这位表弟在日后就揭开了象形文字之谜，他就是著名的埃及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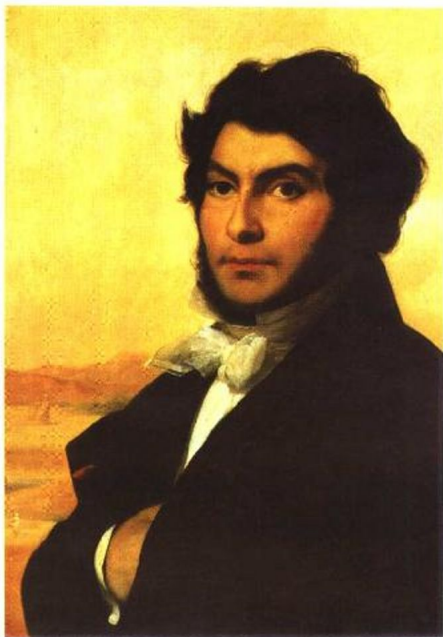
商博良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他生下来后，人们发现他的两眼的角膜竟是黄的，这是东方人普遍具有的特点，在西欧是极为罕见的。他的皮肤是黄色的，而且脸形也具有鲜明的东方人的特点。20年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叫做“埃及人”。



罗塞塔碑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它的发现解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现今，这块石碑就竖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

商博良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7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

16岁时商博良在巴黎遇见了著名骨相家弗朗茨·约瑟夫·高尔博士——一个周游法国，在各地传授根据颅骨判断性格理论的学者。见面之后，商博良立即引起了高尔博士的注意，因为从颅相学看来，那青年头骨的形状是极不凡的。他赞叹道：“这真是个语言的天才！”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此时，商博良除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精通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等6种东方语言。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

1807年的夏季，17岁的商博良在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后，决定去解读罗塞塔石碑。在商博良以前，也有学者对埃及的象形文字进行过研究，但是都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希罗多德、史特拉波和底奥德鲁斯都到过埃及，但是他们都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图形书体。公元前4世纪，荷拉波龙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图形书体。后来者都把荷拉波龙的评论当成正确的观点，沿着荷拉波